

《我不是药神》今天公映,点映获评9.0分,暂列2018年院线片口碑第一

伤痛里抱住的良善与希望,足够珍贵

■本报首席记者 王彦

已经很久没有一部电影拥有如此撼动人的力量了。原本它的正式公映日期是7月6日,但通过大规模点映,网络上已好评如潮,截至昨晚,约九万名网友在影评网站上打出了9.0的高分,暂列2018年所有院线片口碑榜首,也是华语片影史第九部9.0分电影。在此情境下,该片宣布提档至7月5日,早一天与更多观众见面。

影片是由80后文牧野导演、宁浩和徐峥监制、徐峥主演的《我不是药神》。自从6月30日开启全国点映以来,从学者、专业人士到普通观众,几乎每一位走出影院的人,都在为它鼓掌。

清华大学教授尹鸿认为:“影片的完成度太好了。从人物塑造到细节铺垫,从情绪到表演,从节奏到叙事,都可谓达到了国产片难得的成熟度。甚至,它的分寸感和从容感,是许多大导演都没有的……如果这部电影能被市场认可,一定会推动中国电影在经典叙事上有整体性提高。”更多人会在自己的朋友圈里被类似话刷屏:“笑着笑着就流泪了。”

“看哭”并不是衡量好片的绝对指标,但当一部作品能在曲终人散时予人以“治愈”,其珍贵不言而喻。具体来说,《我不是药神》是主创们轻轻拨开喜剧、闹剧的浅表,去探触人性的复杂岩层。当他们在伤痛里抱住了良善与希望,银幕前的观众自会热泪盈眶,同时血脉偾张。

正与反:没有“完美先生”,也没有彻头彻尾的反派

有人把影片喻为“平民英雄的胜利”。这话只有部分正确。徐峥饰演的程勇绝非“完美先生”,他的出场或曰动机开门见山,“我不想做救世主,我就想赚钱”。与其说影片主人公是个拥有高尚情操的人,不如讲——他是一路被机缘裹挟着向前,不由自主牵扯进道德场,并在最后自我救赎的人。

开篇,程勇困在了窘境里。他开着一间小店,上有养老院里身患重病

的老父,下有即将跟母亲和继父移民的八岁儿子。他需要钱,但他投机、懒散、打老婆的人物设置,很难让观众报以同情。此时,王传君饰演的白血病人吕受益从天而降,是他让程勇第一次听说印度药并嗅到了商机,也是他领着程勇走进慢粒白血病病友的世界。

从吕受益到谭卓饰演的刘慧慧、杨新鸣饰演的牧师、章宇饰演的打工仔“黄毛”,围绕程勇,一支“代购小分队”成型。而“小分队”里,程勇固然是从差价里谋利,那么其他成员各有痛楚的同时也各自获益,没有人摒弃得了私心。

影片中,所谓“正方”不是圣人,传统意义上的反派,也未彻头彻尾良知泯灭。王砚辉演绎的张长林就是典型例子。相比程勇“代购”仿制药,张长林卖的干脆是面粉兑的假药。相比程勇“500元进5000元出”,张长林心黑手辣“一本万利”。他还以报警来威胁程勇,豪夺了他的仿制药代理权,从此坐地起价,将病患重推入绝境。影片眼看就要褪去这个角色生而为人所有底线,可在最后关头,人性在幽暗里闪出一丝微茫善念,这个“小人”居然守住了秘密。

道与术:“术”成熟工整,它与“道”彼此烛照

因为有着真实故事的脚本,本片梗概可谓“事先张扬”。电影到底呈现得怎样?编剧宋方金的评价值得参考:“这是部成熟熟练达又保持了锐度的电影。全片不用奇技淫巧,创作者只被一种要打动观众的深沉欲望所吸引。”

成熟熟练,能从剧本的工整度上窥见一二。程勇“代购”的源起、展开、转折、高潮、尾声,依次在逻辑自洽中



程勇的“代购小分队”里,塞着各式各样的病友,他们各有痛楚,但也在代购过程中各自获益。图为《我不是药神》剧照。

讲述完整。而且,故事在嬉闹的前半段中抛下的戏剧钩子,行至哀伤的后半段都能有所呼应。

能把故事说圆,在于主创的“术”。而要抵达观众,在乎“道”。该片最大的“道”即是与观众在一起。看病求药、生老病死的话题,是人类的普遍关

切。能设置事关人人的话题,本就是主创决心脱离窄向的个体审美,以普遍的人情投奔大众。

影片里有几个意象,它们每次现身,都是情节关键处的画龙点睛。比如口罩,第一次口罩被讨论时,程勇对于病患,只是个“药贩”,没有交心的信

任,也没人愿意展示真容。片尾,一段沐浴在阳光下底下的镜头,拥挤挨挨的人们每一个都摘下了口罩,他们目送程勇离开,以这种带有仪式感的方式向他们的“勇哥”致敬。又好比橘子,不同的病人在不同的阶段向程勇伸过手,“来,吃个橘子吧”,讨好、亲近、苦涩,每一瓢都五味

杂陈。至于“我俩找个地方喝一杯”“你是不是看不起我”等台词,当它们在影片前后“互文”“成对”出现,无不意味深长。

恰是“道”与“术”彼此烛照,电影能把起初站在荒诞喜剧一边的看客,吸引到流泪、沉默、思考的另一条路上。

法与情:情没有大于法,法也没有湮没情

即便被剧透,也很少有观众能在影片末尾忍住眼泪。大银幕上依次出现新闻照片、新闻事实,电影里积攒了百多分钟的戏剧情绪,会在这一刻被真实的力量叠加、引爆。

“2018年,中国开始对进口抗癌药实施零关税。”“2002年,慢粒白血病存活率约为30%;2018年,慢粒白血病存活率约为85%。”这些字幕缓缓滚动,多少人泪流满面。经历过电影里为吕受益、“黄毛”发出的声声哀叹,观众更会理解——最终解决问题的,不是靠哪一个程勇般孤胆英雄的良心、冲动。经历过电影里的无奈,观众更会庆幸——人间有痛,但我们终究是在一点一滴用善抚慰了痛。

事实上,电影从头至尾,都没让情大于法,也没让法湮没了情,正像许多人评价的“它很克制”。

《我不是药神》难得,它敢于触碰社会热点,又不敢武断给出答案;它剖开人性复杂,又能神奇地予人光明;它充满了悲悯的力量,却无半点居高临下。片中角色一个个以“人之所以为人”的东西穿过了世俗的丛林,影片在现实中,也应当会有辽阔的前景。

■本报记者 陈熙远

年代剧服饰被挑毛病的事儿最近又上热搜了。日前,有观众吐槽,在某热播谍战剧中,中国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女主角身披的军绿色斗篷,与韩剧《来自星星的你》中21世纪的千颂伊“撞衫”了。

据说,这套军绿色斗篷来自于某世界顶级奢侈品牌的设计,由于全智贤在《来自星星的你》里的人物设定是一个当红明星,穿该斗篷符合其身份。而谍战剧的故事发生在80年前……如此现代的衣着“跑”到剧中人物身上,则成了十足的槽点。

从2015年黄晓明与陈乔恩主演的《锦绣缘》,到2016年陆毅与赵丽颖主演的《胭脂》等,年代剧中女主角的服饰问题似乎成了一个被广泛诟病的“重灾区”:很多在中国上世纪20到40年代不可能出现的款式,提前亮相在了时代“潮流”之中。尽管电视剧不可能完全还原过往年代的服饰原貌,但是如此的草率和荒唐走板,着实令一些热衷于服饰考据的“细节控”观众直言“不能忍”。

如今的一些年代剧中,当红明星的颜值加造型成了标配。有的女主角从头到尾不同的服饰造型多达100种之多。女主角一集换个五六套行头不在话下,出门送个情报来套洋装;接个头换个情报,又换了一套……

频繁更换的服装从哪里来?鲁迅先生笔下的“拿来主义”正在电视荧屏上大行其道。为体现电视剧质感,现今国内越来越多的影视作品都在采用高级定制的工艺进行剧服的设计与制作。一些韩版大衣和毛衣,甚至各大时装周上刚刚推出的爆款都被拿来用了。

对于电视剧不追求质量只追求集数的草率情形,观众直言“不能忍” 热播电视剧服饰随意“穿越”被诟病



在某热播剧中,中国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女主角(右图)身披的军绿色斗篷,与韩剧《来自星星的你》中21世纪的千颂伊(上图)“撞衫”了。

事实上,被演绎成“时装秀”的年代剧,其描述时代的女性大部分时间穿着还是以旗袍为主,因为旗袍本身就是当时中国女性的主要时装。穿洋装的也有,但并不是像有些电视剧里那样随便配个

裙子就叫洋装。当时,上海的流行趋势确实受西方的影响很大,基本可以同步于同时期的西方流行款式,即便这样,像《胭脂》里赵丽颖这样的打扮,放在当时的历史背景里也实在是太违和了。比如,

裙子基本上要到上世纪40年代初才开始变短,即便变成短裙,也绝非拿现在的时髦短裙来穿就是那时洋装的概念。另外,不同时代的旗袍从外形到长度也都有所不同。而当代的旗袍,与旧式

旗袍有个明显的差别就是肩部的断袖设计。不仅如此,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旗袍的下摆是直角的,到了后来,为了让衣服更加紧身,把两侧又切成了斜角,再加上高开衩。相比之下,电影大银幕上衣饰的严谨程度要好一些,如《一代宗师》里宋慧乔穿的旗袍,连肩的部分线条自然流畅,就充分体现了相应时代的韵味与美感。

电视剧不应是某些人认为的“速朽”的艺术。精致讲究,也不仅是对服装发展技艺的讲究,更应在对不同历史时期服饰艺术的研究和专业度上得到体现。在这方面,同样有着悠久历史文化积淀的英国电视剧同行就做得比较出色。比如,前几年很火的一部美剧《唐顿庄园》,这部剧从第一部开始讲述了“一战”前后的故事,观众可以很清晰地看到服装从1912年开始的一个发展脉络。

业内人士认为,电视剧“时尚化”成为潮流并不为过。当年,《伪装者》的成功开启了谍战剧偶像化的先河。剧中,胡歌、靳东、王凯饰演的三大男主角,把军装、制服、西服、燕尾服等各种款式质地精致考究的时代男装演绎得严丝合缝。

艺术创作确实允许自由发挥,但是如果服饰一味追求新美,而跳脱历史文化和年代感,不仅观众出戏,演员也会出戏,得不偿失。

《读书行路:〈路易威登游记〉艺术展》在沪举行

和16位艺术家一起,与异国陌生风景相遇



李昆武《从机场出租车上看到的哈瓦那街头氛围》。(明珠美术馆供图)

■本报记者 李思文

明珠美术馆里搭建起一个缤纷的迷宫,《读书行路:〈路易威登游记〉艺术展》正在这里举办。曲折的甬道里,展出的是16位艺术家、插画家近300件艺术作品。此次展览是全球范围内第一次将《路易威登游记》珍藏中几乎全部艺术家的作品原作集中展出。

步入展厅,沿着随机的路线,任何一个转角都能与陌生风景相遇。在尼古拉·德魁西的画里,你可以看见墨西哥城群山环绕下色彩浓郁的西班牙建筑;随着eBoy去东京,国际大都会的街角风景尽展眼前;和李昆武一起,在哈瓦那的出租车上看点石成金的古巴夕阳;和关关津子在伦敦银行看红色巴士幽灵般穿梭……300幅艺术作品形式非常丰富,包括绘画、连环画、漫画、像素艺术、刮画、拼贴画等。

古往今来,许多艺术家都试图打破物质或精神的局限,让作品更具延展性。旅行,是一种行之有效的途径。五年前,如今参展的这16位来自不同国家的艺术家,带着对另一陌生国度的想象,开启了一段“奇异旅程”。大洲大洋之间,他们辗转横渡,最终抵达各自的目的地。接下来的日子,他们各自驻守一座新鲜的城市,用艺术的视角描绘城市百态。路易威登推出《路易威登游记》项目基于这样的想法:请艺术家前往一个目的地,可以是一个城市、一个地区或一个国家,驻守当地,用艺术自由表达。最后,将这些作品按照驻留目的地集结出版为《路易威登游记》。

异质文化带来的惊喜,像油彩淋入清水,颜料在水中自由伸展,幻化成新鲜的色彩。中国艺术家李昆武说,古巴带给他一个又一个惊喜。他在这个国度

里发现了以往不曾想象的异常广袤。“每天都能看见海,这着实令我着迷,那些沿海的公路偶尔会被巨浪拍打,各式各样的人也让我惊叹不已。”

另一位中国艺术家刘小东,钟情于踏踏实实实地写生。他去大草原驻扎,看野马、狮子、大象在眼前各展脾性;也到开普敦、好望角等地画下当地人的日常。他认为艺术应该是现实主义的,把对现实朴素的敬意传递给人们。

上海明珠美术馆执行馆长、策展人李丹舟说,此次展览以“读书行路”为题,源自中国古语“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胸中脱去尘俗,自然丘壑内营,立成‘那’”。这与《路易威登游记》结合艺术家国际驻留与艺术出版的项目理念不谋而合。细腻精致的画作中,自然、建筑、人物和想象的元素彼此交织,艺术家手绘的城市“历险”,为观众开启一场文化旅行。

展厅内,每位艺术家都有一个专属二维码供观众扫描,观众可以获得关于艺术家的文本、影像及图片资料,走出展厅后依然可以不断回放。这些文化多元、风格迥异的作品,是艺术家们在旅行中“梦笔生花”的结果。如今,异域之花在参观者眼前盛放,更像一个妙趣横生的引路人,指向一场新生活的发现。

本报讯 (记者徐璐明)

爱沙尼亚萨雷马歌剧节的舞台将首次迎来上海歌剧院的艺术家。7月19日至21日,来自世界各地的观众将欣赏到上海歌剧院献演的西方经典歌剧《卡门》、现代寓言歌剧《赌命》和极具海派风格的中国原创舞蹈晚会“海之梦”。

作为波罗的海地区规模最大的国际性歌剧节,创办于1999年的萨雷马歌剧节已成功举办十届。据介绍,主办方每一届都会邀请一至两家世界知名歌剧院作为主宾方参演萨雷马歌剧节,历年参演萨雷马歌剧节的主宾方有包括意大利米兰歌剧院、乌克兰国家歌剧院、波兰弗罗茨瓦夫歌剧院、德国克雷费尔歌剧院等。今年,第11届萨雷马歌剧节邀请的主宾方上海歌剧院,将是歌剧节自成立以来的第一个来自亚洲的表演艺术团体。

依照惯例,每届萨雷马歌剧节的主舞台会上演五至六台歌剧,其中以西方经典歌剧为主,每年最多演出一部原创的当代或现代歌剧。此次上海歌剧院的《卡门》将作为本届歌剧节开幕演出亮相,《赌命》则成为歌剧节上唯一一台原创作品,一中一外、经典和原创两部力作均由剧院院长、指挥家许忠执棒。

“海之梦”则将向歌剧节观众展现中国舞蹈的东方韵味。值得一提的是,作为每年上演的经典保留剧目,上海歌剧院的这一版《卡门》已先后与多位来自世界各国的“卡门”同台合作,多年来“中西合璧”的碰撞无疑让这部全球上演率最高的经典歌剧焕发出别样的魅力。届时,上海歌剧院的歌唱家徐晓英、张峰、韩蓬等,不仅将与当今歌剧舞台上最优秀的“卡门”之一、来自俄罗斯的阿丽莎·克洛索娃同台,还将与来自爱沙尼亚各音乐学校最优秀的童声合唱团同台演绎,让这场演出呈现更丰富的艺术色彩。

上海歌剧院党委书记范建萍告诉记者,此次出演萨雷马歌剧节,无论是演出的规模,还是各类手续的繁杂,以及双方对彼此工作模式和文化习惯的陌生等,对上海歌剧院而言都是“超乎常规”。整个爱沙尼亚巡演项目的筹备经历了整整两年多的时间,锻炼了歌剧院各个部门的协调作战和应变能力。上海歌剧院院长许忠说:“我们有信心在这个国际舞台上展示风采,用我们的精湛、多元、新颖赢得海外观众的称赞。”

上海歌剧院将携三部作品亮相萨雷马歌剧节

成为造访波罗的海最知名歌剧节的第一支亚洲艺术团体